# 說郛目録

## 弓第十六


宋景文筆記 宋祁
王文正筆録 王曾
丁晉公談録 丁謂
楊文公談苑 黄鑑
欒城遺言 蘇籀


國家圖書館藏

宋景文公筆記

宋 宋祁

釋俗

近世授觀察使者不帶金魚袋初名臣錢若水拜觀察使佩魚自若人皆疑而問之若水勘於酬辯錄唐故事一番在袖中人問者輒示之

宦者官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共易爲初月王珪爲修起居注頗熟其聞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音政月爲端月以正音政爲正音征令乞廢正征音一字不

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曾公亮疑而問予予曰不宜廢且月外尚有射正詩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寤密語相府罷之

國朝有骨朶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予嘗修日曆曾究其義關中人謂腹大者爲胍肵上孤下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爲胍肵後訛爲骨朶朶從平聲然朶難得音今爲軍額固不可改矣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爆香爐修注官夾案立予詩之

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爲案故名曰洞耳

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穄槊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政槊以首大如瓜故云穄一作爆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爲壻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

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或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
道佛二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雌黃法或
曰古人何須用黃紙曰蘗染之可用辟蠹今國家詔
勑用黃紙故私家避不敢用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
爲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
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
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
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與謬也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
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
所未曉
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樂石而
儒者往往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
擣辛物作虀南方喜之所謂金虀玉膾者古說虀曰
曰受辛是曰中受辛物擣之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
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

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莒公言河陽出王鮪即今黃魚也形如豕口與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官以爲鮮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王鮪岫居者

蜀人謂老爲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後有蠻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歟李白作蜀道難因

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爲予言青書言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前代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耳

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集韻考庸庶屈不平也庸奔模切庶同都切

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爭栢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賈朝請音才姓切皆作請屈請

之請爛脫音奪皆作脫太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聲爲防廷尉評去聲爲評中去聲典爲中典若此甚衆

莒公嘗言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爲斜日誤矣予見劉琨詩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夫

余見今人爲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嘗讀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檐荷之雜見子史何云未詳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蓋爲杰音如舟柂之柂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反之雅古以車音居爲車唱遮反漢以來乃言車若俗語則曰車唱遮反則今語爲雅

今公私文書以勅音資爲敕吏既書畫有體不復能改

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眞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力爲劭

古無正字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帨以召爲邵以
間爲閑後人以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黽鼉從龜奪奮
從雀席中從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
配禹鑿乃施鬐巫混經旁皐分澤外猩化爲獦音葛獸名
業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
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爲怪人
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在
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闕耳年二十
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
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
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
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
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
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巖
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
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一作耳夫文章必自名
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

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于
已披啓夕秀于未振朝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
爲之文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
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
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
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自古
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盡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
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著論多類之末年尤
奥澁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
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朽丐丐於古而出一語
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目品焉

晏相國今世之工爲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
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
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
上即位天聖初元以來縉紳間爲詩者益少惟故丞

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學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

余於爲文似遽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纔至於道乎天禀余才纔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綽矣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於史傳發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唯捨對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摯者也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瀼西春水縠紋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

生熟之生語乃健莊子曰生熟不進於前王建詩曰自別城中禮數生

考古

芮公言左氏國語越大夫舌庸今春秋傳作后庸而姓纂舌氏引越大夫爲祖

○今人多誤以鮑照爲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葬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爲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爲太史令耳遷尊之爲公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古者大夫字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莊子李斯嶧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

漢始牛耕之意

今國學行王弼易題曰周易乾傳第一下云王弼注且傳卽注解名下當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棠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棠且棠棣棣也唐棣核也核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鄭玄注禮記謂櫨梨之臧者今櫨與梨絕不類恐玄所指非今櫨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聖人隨有無言之以教一世必於有則不可常見如彭祖七百歲黃帝升天秦穆趙簡之帝所也若必於無則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帝時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論是已

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

唐玄宗始以棣楷易尚書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予見蘇頲撰朝覲壇頌有乩虞氏字館閣校讐官輒點乩字側云疑不知乩卽稽字

顏之推說唐末文籍亡散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

徐鉉徐鍇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鍇爲說文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凝故參政王公堯臣但讀陽凝予曰陽凝無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亘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爲樸耳

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子學之比隋有柳晉傳又晉之訛以巧易巧矣予見書以言辯字多作晉世人不復辨詰

學者不讀說文余以爲非是古者有六書安得不習春秋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厶爲公子夏辨三豕度河仲尼登太山見七十二家宇皆不同聖賢尚爾何必爲固陋哉

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子案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罻罻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罻字也

馬本鳥名能獸名爲張名乙鷰名借鳳爲朋黨字朋本音鳳學者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

漢書李廣傳數奇注切爲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音朔後予得江南本音朔奇孫宜公奭當世大儒亦從曰數音朔後予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人不知覺

漢書黃霸傳云京兆尹張敞舍鵰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顏師古曰此鵰音介字當作鴶此通用耳鴶雀大而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載鵰也今官本介字誤作芬鴶字作鴶鴶亦音芬鴶是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

予曾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本本顏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顏當時不見此書云今略記於後

儒林傳施讎傳云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該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天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樗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

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然
聞爲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應劭
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風俗通而不信

趙子傳蔡誼授同郡食我子公師古無註該案風俗
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
音嗣

顏安樂傳疏廣授琅琊莞路師古曰莞亦管子也路
爲御史中丞該案草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郎
作草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莞二姓云莞蘇楚大
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
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號爲西
河太守今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
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暇丘江公傳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
太傅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該案風俗通姓氏
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

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相離
愁而無聊也該案牢字旁著水晉直作牢韋昭曰涇

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鶤鵡之先鳴師古鶤音大系反鵡音杜該案蘇林鶤鵡音殄絹　又挾獠狂該曰獠狂無頭鬼見字林

招搖泰壹顏以張晏注招搖泰壹皆神名該曰如淳作皐樸皐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皐搖

儲胥弩阹該引三蒼因山谷爲牛馬圈謂之阹黃圖云弩阹在上林苑外灑沈菑牙壑瀆該案灑沈菑而呀豁瀆兮呀或作呵呵叱問四瀆也啾啾蹌蹌八四

神光顏曰啾啾蹌蹌騰驤貌該說啾舊亦作心韋昭音裁梟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爲据云稽顙樹領扶服哦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案韋本作梨顙樹領梨顙顙擺地樹領領領觸地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又玄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捉圖告十一篇該案衝作衡云八十一家相對之弟如輻轑之衡又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疑今人不見太玄及別錄不知其謬譔爲十三卷顏曰

譔與撰同該案字林譔專敎也音詮惟禮記音撰尚有一卷未尋得

予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此言之要也

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訓北曰北猶別也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石

泣孔丘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昔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云

古人名黑臀黑肩牛蟲犬子今不以爲雅迎猫爲食田鼠讀禮者不曰猫音茅而曰猫音苗避俗也莊子曰道在屎溺今爲鄙語漢書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騾也如此語麤甚可削去也

宣獻宋公嘗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子之上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蔑以加云予謂老子道德篇爲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遷

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王弼注易直發胷臆不如鄭玄等師承有來也或曰何以得立爲一家予曰弼棄易象互體專附小象以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訾退之今講易者已讀注訖至小象則更無可敷演矣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及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叙乾爲玉爲金坤爲牛爲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老子曰無物之象古語亦有想象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得死象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然說亦怪矣

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推小已之得失其流及

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此語最佳

太史公曰趙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見自振澤纔爲亂世之士治世則罪人矣

春秋者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於春秋是以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議貶之姦人不敢亂故漢人以春秋決獄所以法仲尼也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賈誼善言治晁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叙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至矣

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揚雄曰醇而小疵予以爲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緩荀之學也雖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

賈誼善言治健而快過董仲舒一等仲舒優軟不迫切純儒也

苕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

或詆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知用范增則敗矣高祖之量之謀兼韓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關東地與之而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土丸爾

高祖知呂后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陳平周勃蕭何曹參等故委戚氏不顧爲天下計俾后佐之惠帝六年后八年是時天下已定姦人不能搖亂文帝以

車自代來即位則高祖料之熟矣

世稱文帝漢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賈誼一人而已所任宰相盡高祖時猥將庸人亦不深討禮樂典章於時詩書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興南越順德諸侯軌道

雖數盜邊亦不敢深入由是言之治天下者在質而已不必尚文故曰質近實文近名文弊則民詐與矣

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宇爲弗裕矣孫權引殺融爲比而斥虞翻誅張溫權之量又下矣待賢少忌

惟劉備爲綽綽云

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奪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

孫權用吳諸葛亮用蜀終不能得中國一尋一常地卒之并吳蜀者晉也

能以身爲國興亡者蜀諸葛晉謝安秦王猛是也

霍光學伊尹才不周用故宜帝立王莽學周公效是以自文故平帝簒

詩曰蕭蕭馬鳥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左太沖詩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

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韓退之云婦順夫肯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

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兹遠毋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達自然之氣也掃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愛奉之尊之也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加矣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祖欲遂無配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不見之天下非仁也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未必圓顱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

也仁乎其父故親於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達於天下而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或曰經前曰天後曰上帝奈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禋不可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夔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敢問何謂也對曰以爲虞氏之德上奉天下法地中得人萬物字茂寒而寒暑而暑殺之不暴貸之不私挈人

于納於仁壽若奠器在壚以其成功次之歌詩焉爲金石入匏竹無所加其德可矣鳳未始來也獸未始感也且樂作之朝作之廟作之郊乎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營衛之禁則獸何自而至焉自山林來則必凌突淮河戢戢林林躨跜躑躅然連頓足掉首騰踏盤完何其怪也羣瞽在廷百工焉行而獸參其間吾以爲怪而不祥曰然則孔子何爲不刪而著之曰樂主成功不得不盛推吾誼侈吾言以肆之有如祖考來格又將見顓頊堯瞽叟闖然於堂

上耶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肖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不肖者讐中行氏欲不亡得乎孔子可謂知言矣昔者郭公如是而國爲墟中行氏既知之矣而不能改又及於滅

蜀關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張飛愛重君子而不恤小人二者特所偏耳身皆死於人手是不可忽也

燕小國也其地於天下若磨之著面然而昭王賢王也得郭隗尊事之故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於莒鼠伏而不敢出悉返燕地計其衆不與齊醜然而能申意至此者由得士也故曰無常安之家無常治之民得賢則安昌失賢則危亡自古迄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鑒所以照景前事所以知今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矯蹟於其所以安昌未有以異夫却走而求及前

人也

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汪茫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以爲一眞眞立而妄隨又去眞捨妄以無修無證爲極若曰無修乃修也無證乃證也雖修而未嘗修雖證而未嘗證故舉天下衆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如是無量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又曰如來說卽非衆生是名衆生於以脫滯縛泯有無自放於太空無垠之所雖然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惟釋迦文殊剗言之瘢刮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已自執所見所見差駁纖垢淫夷故維摩詰以一嘿對之乃皆悟入佛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者無今古華戎若符啓然

堯之四凶今之姦臣能之周之十亂今之賢臣能之古與今交相勝耳

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紂之世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也可誅之人多也成康刑措四十年不用非也以爲二王能用法不濫殺可

矣

春秋許[illegible]者不一而足見中國之尊且見略於[illegible]也

蜀人謂梔師爲長年三老杜甫用之詩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劉在薪中入張韻留宴汾陰西入先韻直取意順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惟白居易用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麒用佶音麒袍雪擺胡用鵝音騰衫紅擱于三百六十橋用諶音等往往有之

丞相殊嘗許之曰詩人乘語俊當如用字

春秋霸之濟不在此舉也古人以濟不作兩字用謂濟與不濟也今人用不爲歟耶之比不一音孚鳩反

漢陳平封曲逆侯蕭何爲鄼侯霍去病爲嫖姚將軍今學者讀曲逆爲去遇鄼作鄉嫖爲漂遇不作本音何耶

古人自有文語卓然可愛者穀梁子曰輕千乘之國則可矣蹈遼則未也故柳宗元以爲潔三軍之士繫然皆笑繫明也知萬衆皆啓齒齒既白以繫義包之

仲尼居三蒼作尼說文作尻

亘從二間舟兩名亘字隸改舟爲日何法盛以再一爲舟

航字

## 雜說

君得其健強陰戰戰臣執其旨百度乃凝欲正四方

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

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圓地用其方圓道主於生方道主於成天君

德也地臣職也君操無爲以臨臣之有爲萬物自繇

上逸於制下勞於事百度乃治無爲者非謂塞吾耳

不聽也蔽吾目不視也閟吾言不出也謂審於有爲

之內不爲於有爲之外也何謂內曰官不職責之相

士不練責之將財匱責司農獄不正則廷尉是爲內

何謂外曰歲有常賦而又賦焉是曰賸人有常役而

又役焉是曰橫力不勝加如負則跌材已窮加如任

則敗是爲外振其領羣毛整提其綱萬目張綱歟領

歟君所執歟

君有常道臣有定守賞當功罰當罪與之惟我德奪之惟我懼君道也奉法循令竭已力以獻功於上臣道也故臣有所憎能以得君之罰以去之是謂作威有所愛能以得君之賞以貴之是謂作福法雖明意得輕重之謂之玩法令可遵情得出入之謂之侮令君喪道臣失守故曰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能無卜而知吉凶乎曰以甚治攻甚亂濟所以安除甚患能無祭而福乎曰不奪民時而順物宜能無膠漆而合乎曰不以遠近內外與之同欲一推吾心兆人之腹能不賞而使人勸乎曰先賞有功能無罰而使人畏乎曰先罰有罪弛惡不戮姦笑於腹當封客寵勞臣諱勇奴耕于原婢執其爨丈人以安

植表挺挺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應無醜響

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不行謂之凌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故聖人慎舉

錯去三不可則善矣

賤而不可不因者衆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勸者農也穴（恐當作穴）而不可不嗇者財也曰因衆奈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與之莫不憚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則可與共勞已富則可與共乏已安則可與同憂已生則可與濟難夫民國之基也五仞之墻所以不毀基厚也所以毀基薄也故曰（一無字曰）百足不僵則附者衆水不窮則來者遠民之瘠無肥國下之悅有豫（一作祿）君食者人仰以生也適則飽過則病甚病者死法者國仰以安也順則治逆則亂甚亂者滅商家之法一而湯以王桀以放周家之法一而文武以興商鞅以亡然則食無心於生死在人之適過法無必於治亂在君之順逆

古之人淳今之人詐奈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難曰

古巢居今宮室古茹毛今饔熟奈何曰是直事有工
拙耳初始者難踵成者易功百物皆是夫何足疑云
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
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
南奈何曰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爲人
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剛笮之則服西
北奈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爲人
毅而近愚食淡而勤生士沉厚而少慧屈之不撓
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錚錚似辯其悻悻似直攻人
私似公鋼大臣撼大事似强多所建請似才數讒小
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似
不黨故君人者權以真僞則錚錚者敗討其惡鄙則
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許察大臣之
可仗而不宜退則强者譎聽而不可施行則才非是
權以要官厚祿靦然而謝則高者猥所憎者去所同
者進則非賢時時取黨人之細過暴揚于外如甘辛
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與人而
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爲莫我得也

夫生民晨作夜寢早起晌食寒粲暑絺常忽而不爲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粲春許餐禮早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贊喜怒且憂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惱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憂樂喜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爲囊橐矣

掩其耳而聽藐藐由洪洪然掩其目而視了了由眩然惡來掩紂之耳武王翦師於孟津之濱宰部掩大差之目勾踐嚬笑於會稽之隙一作隙

歌者不曼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左顧者不能右盻勢不兼也

櫛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髻法之於人不誅有罪不能完善人此謂損之而益

古語曰斛滿人槩之人滿神槩之聖人其善槩歟大奢槩以中溢欲槩以節寢慢槩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嗚呼爲國者審所樹而已

鶴鷃鳴春蟋蟀唫夏蜩螗喝秋蟺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者無遠近之間

佞色不能說堯目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識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愚而不可許者民也賤而不可勝者衆也撫之爲吾之鬼毒之爲吾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爲軀害臂大於指屈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耳廢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厦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

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栢冬青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威且刼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闢

父慈於箠家有敗子將礪於鈇士乃忘軀

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闕金在途無不掇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
梟不憑夜弗能自怪政必先鏄姦人設詐
父否母然子無適從政塞二門下乃告勤
君與臣不同而昌君與臣同而亡
謀不厭衆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金鼓既震卒騰於陣爵賜已明士勇于廷
重輕不同衡獻其公曲直相欺繩出其私
造父亡轡馬顛於跬庸人厲策馬爲盡力
去山弗棲虎喪其威爪牙弗具失所爲虎
知賢不進朝有刓印知不肖不退挈明入昧
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朋于場者雞至嗟于牢者豕集憂於國者天下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近寒與饑恥則去之
賈賈亂壓窳農敗由讒夫撓邦害馬汙羣
忠與邪並黨衆者勝主乃失柄
不大其幹而衆其枝幹乃速披
言等出於口在賢者爲玉在不肖者爲佞
櫛所以去亂髮浴所以濯膚垢

工圃者飽於茹善邦者羨於食

鵷外求圓無圓矣法外求平無平矣

真贋不同物治亂不同日

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水淵則回道衍則聖

聖賢授受功不贊漏

抽製傷錦迂政損國

任賢而二五堯不治

舍糊不斷上產其亂

謀道作舍三年弗架

鼎大魚小糜於數攪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謹戶盜者夜舞

樹枝太繁必搖其根

苦口之藥疾者甘之拂耳之言明君愛之

我憎之能得罰於君我愛之能得賞於君政在於臣

黨與成羣君則孤而無民

種禾不耰而懟其秋與食爲仇

兩上不得相事兩下不得相使

庭戒諸兒

教之持世者三家而已儒家本孔氏道家本老氏佛家本浮屠氏吾世爲儒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者官祿也謹吾履者禮法也膺吾職者詩書也入以事親出以事君生以養死以葬莫非儒也由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終日蹠地不知地之重故天下蚩蚩終無謝生於其本者德大而不可見也道家所尚淨柔弱聞齒以剛而缺不聞舌以柔而折以有爲爲末無爲爲本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賊莫大於德有心心有眼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然其清淨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行之不害爲儒也佛家自遠方流入中國其言荒茫多大多所譬諭合羣迷爲眞指生死爲妄以太虛爲體其法曰欲言則差欲心則謬如一漚生一漚滅還入於海漚自妄見海無生滅無有也亦無無有亦無無無淡然無所得而止止亦不止也

治戒

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鶴氅絲表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愼無爲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惷然訏訏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華履自副左列吾誌右刻吾銘卽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員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以請謚有司不可受賵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樹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詩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喪之詣塋以繪布纏棺四嬰引勿得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愼無妄編綴作集

左誌

祁之爲名宋之爲氏學也則儒亦顯其仕行年六十
有四孤操完履三封之南葬從孔子

右銘

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妄吾要明吾理吾侍上講
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妄丐
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經任
子此以諉莒國公莒公在若等不爲孤矣孔子稱天
下有至德要道謂之孝故自作經一篇以教後人必
到於善謂曰至莫不切於事謂曰要舉一孝百行皆
不該焉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於親則悌於長友於
少慈於幼出於事君則爲忠於朋友則爲信於事爲
無不敬無不敬則庶乎成人矣若等兄弟十四人雖
有異母者但古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況同父均氣
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
懷求合他人他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背憎也
若等視吾事莒公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大抵
人不可以無學至於章奏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
所禀不可强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胷中則不爲人所

[illegible]矣

叢書堂鈔說郛取此條十之一耳勘讀一過略改數字沅牡

# 王文正筆錄

宋 王曾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 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道有枉直時有 險居其位者今古爲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爲宰相矣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

下先帝從之遂爲常制自瑩始也

眞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慎淳化中冊爲皇太子

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

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官僚稱殿下立妃

皆乞寢罷　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妃訖　太宗

世止爲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　眞宗儲邸歷年最久

群萃中爲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

常盡規諫上每爲之歛容聽納特加禮遇及

咸中平邊鄙尚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

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

之陣之西偏最爲兵衝繼忠周旋代耆西往及我師

敗績繼忠遂爲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爲其婚娶大

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

說曰竊覩契丹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

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

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

襲已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

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時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書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答書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即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畜而不遣及通德清遠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耶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寢謀誅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日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信北境甚重之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國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

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　太祖皇帝御極之初
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畧訪其到
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　太祖意
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
爲定制

王劒見名彥昇以善擊劒得事　太祖潛躍中隸於
帳下顯德末帝爲六軍推戴還懋府第召宰相至論
以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彥昇率爾於後按劒光
之質等惶懼降堦定君臣之禮帝以彥昇能獨會

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領爲京城北偏巡檢因夜抵
舊相王溥私第莫之測及延見置酒與語殆至酣酬
意若恐迫乃遺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寢知其事遂黜
罷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
往洎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
詳備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然事或過差僅
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爲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
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僅爲始

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閻承翰質直强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
聘使往來凡百供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
事執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爲不
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
爲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
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
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爲人
因共相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錄俾俟[illegible]朝用
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闕上復先
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
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
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
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
見已密爲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訖　眞宗世不能用
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
庶幾免於悔吝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唯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京東自雜窰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　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

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爲永式

禰德超起自冗列爲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誣其不軌　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爲辨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悟即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懌從容爲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

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
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奸贓事覺下獄
劾欲占未見時郊祀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
諭　占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
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
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聚陛
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偽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
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
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晉石晉苟利於己割幽燕郡縣
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
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誅於彼國土地民庶
倘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為贖直如
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事
會　太祖上僊其事亦寢　太宗改為右藏庫今為
內藏庫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

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來德
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
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
待之來德嘗陰自求訪及　太祖皇帝勲位漸隆來
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來德歎駭其事偶
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已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
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
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　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與來德泊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
淮南戰於壽春獲一軍校欲全活之而被瘡已重且
自言素有癱風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兩
患之狀既而覩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
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雜髮毫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
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
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
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
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官師

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
朝相凡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
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
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啜
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爲定式自魏
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祀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
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長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初
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
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諸有司對以
遵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
夫之有夾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送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
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
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
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洎列校同爲一班先詣
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
班次詣閤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

否太中祥符九年秋稼將登郡縣頗云蝗蟲爲災一日眞宗皇帝坐便殿閤中御晚膳左右聲言飛蝗且至上起至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意甚不安命徹匕筯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及軍國重事其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　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旨於中書樞密院平決之衆皆以爲不可時上下隔絕中外惴恐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覺丁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事上在左母后在右（出蔡邕獨斷）同殿垂簾坐中書密院而下以次奏事如儀自是羣情乃安迄明道末自是不改其制　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

猶分共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爲言上力保庇之
普又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
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
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
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
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
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
族俱求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
一前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沆在相位王公旦任參知政
事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蓋無虛日每延英畫
諮王命急宣或至旰昃弗遑暇食王公歎曰安得企
見太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强敵外患適
足爲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
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
登封行慶寖尋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旣衰且病疲於
贊導始服李之深識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燠知舒州屬因事涉江

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者
人倫遽白曰此有眞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
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建隆中典帥代蜀王全斌曹彬等爲帥沈倫總隨軍
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
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物與
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爲名詣倫致請倫盡
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
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嘆因責倫不
遷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
旦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
侍中曹公彬爲樞密使向公敏中爲副使當是時契
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
則曰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决而已止用强弩若干
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永備或塗迂遠
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畧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
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
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怪之及彬之子瑋亦有將材累

歷遷任威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衆酷
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鬥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爲意豈
將帥之體固當若是邪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
之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
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羣
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
後者終錄送中書亦同編纂寫訖奏御宜付史館其
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曰給
樞密院所覩嘉言美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爲時政
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
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
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
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
人所輕諸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
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

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叅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川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此雖僅乎戲抑斯言之玷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自公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詰讓公歛裾踧踖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者公爲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梗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昳澮之利奏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奏水悉爲橫絶散漫無所攸宗亳之地遂成沮如旱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

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其矣沿流而下即虛舟而往其爲利也背矣剏自　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患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暴迹始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　太祖潛躍中伐蜀凱旋奏事稱旨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爲相趙普執奏以爲不可上曰如倫者忠孝謹飭雖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巖素有文稱祥符末守壽春驛奏時務深稱上旨宜諭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爲不遺賢也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爲見魄執政將以言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聽以候其啓沃而巖語不及他首以牙爲　先帝默然翌日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職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絕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

當可更親此事邪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其重爵勳功如此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賢儼對上時燕服儼於屏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詰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

（中予初爲學士一日眞宗承明再坐召對承明直崇政之南崇政殿聽朝處至此謂之側坐御廳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旨復坐謂之兩坐）

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愧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卿以是爲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日亦不可再叙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

（故事對客燕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人以下即）

丁晉公談錄

宋　丁謂

眞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手馬前迸裂有聲　眞宗回東宮驚悸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　太宗晏駕

眞宗卽位晉公言　眞宗卽位有彗星見于東方眞宗恐懼內愧涼德何以紹　太祖　太宗之德業

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日食盡　眞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主兩軍和解　眞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公爲紫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鷄入端王宮　眞宗召司天監丁亢奉令筮之云郊野位爻動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氣物見於皇城內皇闈外皇宮之中以是推之須是野鷄若然則無他必王已上四件皆是眞宗親宣示於晉公人皆不知也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愼不可觸機繫于宸斷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刑院因進呈一官員犯贓罪案　眞宗方讀案遲回問欲寬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因茲　眞宗便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便得

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毋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　眞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之典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死而已　眞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

眞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櫟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內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爲臣子誠合如可

眞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改配其軍士聲高叫喚乞劒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　眞宗云此只是怕見喫杖後如此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今洪基益固景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乎

太宗即位後來數年應爲秦邸舊僕馭者皆位至

節帥人皆歎訝之洎晉公爲福建路轉運使日建州
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算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位皆
盡有階級固不可越誠土象行度臨照次第而使然
耳　眞宗即位未在奎居兖州地分奎爲天奴僕官
故當時執馭者皆縣居富貴豈偶然耳晉見嘗見掌
武太原公言先太師領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唯
徐左省鉉獨携一林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
相弔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哀慰問深不可也先太
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
黑黔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
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庶之家猶有此
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即未嘗披毛
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毋覩待漏院
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然眉惡之曰
眞同寨下耳一生好服寬袴未嘗窄衣裳謂諸士夫
曰軒裳之家雞豕鵝鴨果實蔬茹皆可備奚盍沽酒

市脯不食爾其敦尚儒素也如此

晉公被譴之初本掩房一日馮侍中拯薨背火守房王相公欽若薨背火拂書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榮謝豈偶然哉

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揔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鎬尚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徧閱羣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音鈿寬之詔出毛詩哀鄘之義也慎寬傳寫之誤耳

真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爲三司使真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讀口食米二升半一日只支計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真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麪食晉

此下脫

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衆觀國家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字告示沿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破係省錢支與一倍價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餬回日並許進酒肉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於經過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過者是州縣官員僧道百姓可於經過本州縣處進　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遇泥雨非次支賜鞋轎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軍士各是披帶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前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使於軍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軍士請領二則軍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茲甚安人心尋曹璨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真宗聞之又甚

喜於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畧無闕誤　眞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揔辦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能今大禮已畢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面多謗議云某乙某人主張某乙是某人親戚此後每有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不聽上曰朕深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回多竊議中書密院臣僚別有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班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　眞宗聞之甚喜彌歷聽遇首台掌武聞之益多其奏議

忽一日　眞宗問馮拯如何晉公奏曰馮拯在中書密院十年却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國家　眞宗良久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掌武曰丁某每密朕前保持馮拯不知馮拯屢來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不獨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嘗言人之非掌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別無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眞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來言卿主張謝濤受六重恩澤是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亦非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試詩賦論三題可取蒙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濤係審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二重也謝濤累典大藩了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日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六重也　眞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爲六重恩澤

士大夫不可爭名兢進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蹤

昔張去華當　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已皆館閣名臣保舉之　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與賣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遲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澹是李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上谷寇公爲參政日素與馮拯不協拯以不合上章乞立儲貳　太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官與大博彭惟節同制時首台呂相公端除注二人俾授屯田員外郎上谷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拯授虞

部馮遂上章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
待罪終不言冠者僧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其除
注文字視之由是聽注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馮一
生常追悔不合訟疏於冠亦如陳左丞恕之訟大將
軍三司使王知瞻錢內翰易之訟馮侍中皆是十有
聞不獲已而爲之不免一生耻其缺行

竇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肅整尚書每對客
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尚書夫
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爲親援遂再聚九
娶令女爲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背一房
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書薨
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於門外而應
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爲翰林學士
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朱
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
行至屏鄣間覘太祖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官
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衣必是未知儀來但
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

着後方召入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普爲
相見無宰臣署勑　太祖悔其倉遽良久曰但去問
賓儀是他會儀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令合且送相
印請晉王署勑用印　太祖於是甚悅又晉公嘗言
賓家二侍郎儼爲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
常楊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
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
大周樂正音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爲學士
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嘗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
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鼓響令辯之卉無差
謬常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
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耳然
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
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壽世宗禪位　太祖改明德門
爲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爲相貶朱崖而
楊徽之爲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於堂前雕起
花椅子二隻以祗備右丞洎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
謂兄曰好工夫奈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

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護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下馬遂爲馬踢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楊徽之尚書說也又儼謂其弟僩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結裹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後僩果爲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僩尋以抱病而歎曰二哥嘗言結裹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賓二侍郎今之師曠也

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也

呂丞相端本自奏蔭而至崇顯蓋器識遠大有之才自爲司戶參軍便置外廚多延食客能知典故凝然不動年五十六七猶爲太常丞充開封府判官時秦州楊平木場坊木筏沿程免稅而至京呂之親舊競託選買呂皆從而買之於是入官者多揀退材植值三司給事中侯陟急於宣貴於　太宗之前欲傾其衆人無何呂獨當之認爲已買　太宗嚇怒俾臺司枷項送商於安置滅耳後猶簽書府中舊事怡

然曰但將來但將來著枷判事自古有之洎後發往
商州身體魁梧　太宗傳宣令不得騎馬只令步去
尋相座傳語且請認災公曰不是某災是長耳災談
諧大笑如式畧不介撓時有善算者呂公木在土下
官又是方主晚年大達須位極人臣此何用慮耳尋
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寇準屢奏呂某器識非常人
漸老矣陛下早用之　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
弟能喫大酒肉餘何所能後近臣皆上言稱呂某宜
朝廷大用尋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
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畧曰多直道
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後苑賞花宴　太宗宣臣僚
賦詩呂奏曰臣無出身不敢應詔洎爲戶部尚書門
下相上谷猶爲諫議大夫參政忽一日未後三棒鼓
呂上馬至門道裏立馬候上谷多時探上谷者曰參
政方洗面裏呂乃徐謂從人曰餵得馬飽否其徵肯
如此後表讓李參政沆大拜呂乞養疾授太子太保
在京薨背享年七十三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

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
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誡拏戮示衆朕
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拏戮汝
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
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
中矣故韓王普在中書忽命呂公蒙王爲參預趙常
潛覘其爲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每奏事得聖上
嘉賞未嘗有喜遇聖上抑挫亦未嘗有懼色仍俱未
嘗形於言眞台輔之器也只如太祖初即位令
王爲相顧謂趙曰汝雖爲相見舊相班立坐起也須
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爲相正欲彈壓四方
臣見舊相臣須在上不可更讓也太祖嘉之洎因
奏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綏而擲之趙徐徐拾
之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
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也如此仍忽因
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
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
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

樂人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際
王好樂古樂上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
雜劇是日屢勸近臣百官軍員喫酒盡歡而散趙之
爲相臨時機變能回聖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趙嘗出
鎮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唯聖節
日即張樂設筵則豐厚飲饌凡一巡酒則遍勸席中
喫盡盡與不盡但勸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在
相府忽一日奏 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
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
嘗爲過臣恭觀其非才但慮其不能制伏於下
能制伏於下其間軍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上
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
曰只如陛下豈負得世宗 太祖方悟而從之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爲
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懇乃先與三軍約
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
奪財物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
不敢違命洎即位後遣王全斌等先鋒王自大散關

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齊攻曹彬爲都監沈義倫爲
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
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
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然殺降兵亦
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今
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亂殺
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
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
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 太祖
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度餘皆次第進擢
也忽一日宣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
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
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殺降卒緣
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元不肯着
字 太祖令取進呈 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
不下爲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
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爲穩便
臣是以一向伏罪 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

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　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伏慎勿殺人是也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璋　琮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皂皂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合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市中賣高曰錦襖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人其皂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妾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叵耐審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姦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姦賊自以手擒捉身體撲於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其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害之速也高之與安誠可爲鑒誡矣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普至卧榻前問宜家萬年千載之後寶位當繼與誰普曰晉王素有德望衆所欽服官家萬年千歲後合是晉王繼統仍上一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署藏之於宮內時韓王爲相尋出鎮襄陽洎 太祖晏駕 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還普在中書朕亦不得此位盧多遜聞之遂奉旨密加誣譖將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散官班中日負憂恐遂扣中貴密達 太宗云昭憲皇后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論事時昭憲緘藏在宮中乞賜尋覓果於宮中尋得 太宗大喜方與韓王悉赤是時上元登樓觀燈忽有宣旨召趙普赴宴左右皆愕然緣太子太保散官無例赴宴乃奏曰趙普位上辛在太廟宿齋 太宗曰速差官替來少頃召至太宗便指於見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顧謂趙曰世間姦邪信有之朕欲卿爲相來日便入中書盧相聞之惶駭不已翌日盧遂告趙曰聖上有此宣示如何趙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處相公欲得保全但請上章乞退必無慮耳沈相尋乞致仕盧乃上章云陛

下若不賜主張微臣必遭毒手　太宗怒使令罷相
趙乃奏云乞除盧兵部尚書罷相　太宗不允乃以
所上章示于韓王白後以秦王事謫于朱崖所以至
今皆言盧遭趙之毒手耳
河東僞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
州節度使宋相公移鎮邠州道由華下趙張筵命宋
宋以趙自河東來氣談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
趙府署庭所使排立于東廂將舉盞趙之樂官立于
西廡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
皆吹不得却令西廡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illegible]
次宋亦覺其挫銳洎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
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聲調清越衆所驚
嘆其笛之竅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洎席闋
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遁
晉公曰廡事不可輕易宋焉知河東僭僞小國之有
人矣
真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
環侍以問九經書并疏共多少卷數侍講邢昺尚書

而下俱不能對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絶詩以備應對由是 太祖 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皇城使劉承規在 大祖朝爲皇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窗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衣帶中洎 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獲 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宮家若放却宮人摠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 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 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久畧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韓王普初罷隴州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

次簾下看魯公驌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簡甚福
來得到此勛曰員外郎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歎
羨往往便爲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須記之只如左右揆
爲百僚師長守此官居中書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久
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須大拜耳是故朝廷
將有爰立之命即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正
授即便當給事中三年轉工部侍郎工侍授便當刑
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只如尚書左右丞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即不可更兼中省侍郎緣丞郎一般也
六尚書省郎兼中書或門下侍郎可矣若自吏部兵
部侍郎同平章事改轉便正轉充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侍郎便當左右丞若有改轉便自中書
侍郎授禮部尚書或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
書舍人是閣老更不下知制誥不同他官耳或以他
官充翰林學士却須下知制誥何者制誥是中書所
掌翰林不當主之近代宰臣節帥除拜出自宸衷不
欲預聞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後密召翰林學

士懷具員冊入禁闥上前議定是夕草制謂之內制中夜進入五更降出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麻何者緣黃紙始自唐高宗朝已來只是中書出勑得使之所以內制用麻紙翌日乃以繡幞蓋於箱中置於案上謂之麻案臺於御座左右候進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記送中書出勑寫官告勑紙廣幅與常紙不同年月日先後署執政參政宰相銜署字後方接次列以使相御不押字亦不捺斷行其官告部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宣奉行更不下元匿用

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也然後遇中上事書日於閤門受告勑後始赴上元使相即中書正宰相送上至中書都堂正宰相坐東位使相看幾員列坐西位訖然後逐位就牙牀小案子上判案三道仍側坐搜一脚候幾員各判案訖正宰相退然後看使相是幾員並正面並坐受賀其參政於中書都堂無位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寫犀軸頭一如太君官告樣此事庶僚多不知因而記之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又言武肅王左右算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肅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事此是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弔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伸弔祭簡曰不妨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國勢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泊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渥欲興兵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土爵不絕不可輕動

明刻農楊氏鈔本說郛載此書只十六條因取校勘一過

沅舟記

# 楊文公談苑 十五卷

宋 黃鑑纂集 字唐卿 江夏人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眞宗朝掌內外制有重名爲天下學者所仗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有大遠甚故當時與其遊者輒獲異聞說門生故人往往削藏秦以爲談助江夏黃鑑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爲公奬重幼在外舍建炎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諸公爲多但雜抄廣記交錯無次序好事者相與名曰談藪余因爲撮去重複分爲二十一目勒成一十五卷

輒改題曰楊公談苑中書後閣宋庠序

王彥超

太祖微時常遊鳳翔從王彥超趨遺十千遣之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覲苑中縱酒爲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勲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宿衛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後從容諭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安可以延蓉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細事也上益喜謂曰復遣卿還鎮一敢以爲幸餘諸帥悉歸班

錢若水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詔翰林中命即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曰云上帝之休難耿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一

勑字

千字文題云勑員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勑至唐顯

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於此

白氏六帖

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餅倒取之抄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砌臺即今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爲林觀之景唐張仲素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鵲青使意上賜錢來郎知唐末有之太祖趙天王都尉家其子曰承俗別號其公戲補砌臺使

銅碑記

梁沙門寶誌銅碑記多識未來事云有眞人在奥州閉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奥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麻胡

馮暉爲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羌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黥來也

學士草文

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浸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
口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公事曰勅榜文號令
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勅書批勅
群臣表奏曰批答賜外國曰蕃書道曰青詞釋門曰
齋文聞教坊宴會曰白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勞
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政榜號簿隊
曰讚佛文疏語復有別受詔旨作銘碑墓誌樂章奏
表之屬此外章表歌頌應制之作舊說唐朝宮中常
於學士取眼見歌儛學士作桃花文孟昶學士辛寅
遜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

吳處厚之際上然亦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
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拾此無以
考證

公為翰講老子後序

學士章文

楊文公談苑



樂城先生遺言

眉山蘇籀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藉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伸尼春秋或是令丘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嘗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强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間三代以禮樂爲治本刑政爲末後世及之而不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修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發笑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覩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爲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爲之解說各仕他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獨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譏公穀以日月土地爲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五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歷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爲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

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
爲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
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鉥硯賦曾祖稱之命佳
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佑蒲宗閔
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掊取民
間遂困稷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
乞額外以百萬貫爲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
乞放榷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
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
百端凌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
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纖悉曲折利害
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

文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爲詳盡識者韙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爲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倣一人捨已徇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雅健簡嫵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寇讎也

九祐問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爲文强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眞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鷦鷯賦亦佳妙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

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棣棣不可觀

公曰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牀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貢父嘗謂公所爲訓詞曰君所作强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爲文之法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眞爲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

斃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

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肅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

義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口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區以別矣如瓜苧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舞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爲竊王介甫之說爲已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爲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虞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鸞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侮詩不逮君

魯甚喜

晁無咎作東皐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侄孫元老呈所爲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

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爲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籀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爲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敘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陸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兎苴等說曾祖編札以爲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纔年十有六古人所未到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濕纏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取仁而行進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寫入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爲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爲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强其間自韓退

之一變復古追遠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
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論業
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
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
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
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壬子年合遺記刊
當生之夜二蒼龍亘天而下來俯微在之房誠吉兆也

猶年十有四侍先祖顏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
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榮餌玩好
公漠然忘懷一日因謂猶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顏
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
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猶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猶曰汝學來學去透
漏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猶曰蘇瓌訓頲常令衣青布襦伏於床下出其
頸受榎楚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爲立
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葢其餘事耳蚤
知成都以抑强扶弱爲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
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
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
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
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一壁僧密以告公公
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一
爲忤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
麗去追至劒門贈之葢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
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
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 李名豸
潁昌太祖書閣有厨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穀
左氏其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典國浴
室東坐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
少年親書此卷壓積蠹簡中未嘗開緘籀偶開之一
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時
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

以黃門集傳爲證據坡公晚歲謂春秋傳皆古人未至故附記之於斯

大悲圓通閣記公偶爲東坡作坡云好個意思欲別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

范淳父雒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仁令范作范論詆斥莊子公曰曾閔匹夫之行堯舜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悖然又問如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

謂坐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而復謫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眞大過人者

東坡病殁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愛天倫曩歲別業在浚都鬻之九阡數百緡悉以助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公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得古菖蒲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王爛漫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嗇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來理會篤輩苟齡駑怯憚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

予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論
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
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公
以爲勑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
一首乃此意
公云晉史唐賢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籀思之本朝
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
能該覽惜哉必有篤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
其器能也
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
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
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
錄者莫測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
非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眞一夢朝來壽斝見

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
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
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
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
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
居士集敘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公穎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云潁上似雒濱
帝遣姚黃比玉眞之句又曰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
頗似雒人家稱道雒家殷勤不已敬想富鄭公文潞
公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耆德偉人也風流追
憶不逮後生茫然耳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嵇康虞
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辯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談佛
不如弟今此文見集城後集又天竺一海月塔碑以坡
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
爲坡公所取因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丁巳九月依明鈔改寫對通一過校改數字訖世